



歸鄉

廖玉蕙

東吳大學中國文學博士，原任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教授，現為專業作者。作品曾獲中山文藝獎、吳魯芹散文獎、五四文藝獎章及中興文藝獎。創作有《在碧綠的夏色裡》、《後來》、《純真遺落》、……等四十餘冊。

十八歲離家北上念書，六十三歲退休返鄉，臺中是我人生的起點，也是我養老的歸鄉。

打掉一幢房子，拆掉一道圍牆，將老家比鄰的兩屋擴出六、七十坪的庭園，種樹栽花。我就坐在院子裡發呆癡看，什麼都不驚，心頭篤定，歲月悠悠。太陽落下、明日還會再起；黃葉凋零、春日繁華再來，這等神仙般的生活，也只有父母居住過的屋子裡最能怡然自得。臺中的天氣好，陽光充足溫暖，最教人愛煞。束之高閣的棉被、枕頭急忙搬出，讓她們在院中和太陽公然接吻；從窗口望出去就算只是正曬著的被子，都讓人感覺歲月靜美。

回到臺中老家，整個心情為之開朗。院子裡，不是紅楓，就是白流蘇，要麼就是粉嫩的櫻花或紅艷艷的九重葛，陽光掩映下，總閃著奇異的光澤。原先滿頭咖啡色枯槁葉子的楓樹，轉瞬換上一身的紅色新裝；原本稀稀疏疏幾朵白花的流蘇也卯起來開；滿樹粉撲花只剩了一朵；只有九重葛依然燦爛如昔。世界像走馬燈，轉啊轉的，轉出了紛繁多彩的景致。有了庭園後，才真確感受到四季的遞換。站在窗內流理臺前，不管切菜或洗菜，都心情大好。

廚房是一般所謂「賢慧」女人的重地，女人

在此地變魔術般的變出東西來餵養家人的肚腹。在臺北時，我很不喜走入廚房，因為從廚房望出去，就是後排公寓鄰居的廚房。和鄰居的廚房排油煙機雖非正對，卻也迴避不了。飯菜香味聞不到，油煙味倒是十足的。擁擠的屋宇被一個個鐵窗圍困，想著自己也同樣正被困著，心裡總是不舒坦。

如今，在這樣窗明几淨的廚房內，我總像個溫婉的家庭主婦，手裡撿著菜葉、鍋裡熬著排骨；院中，感冒初癒的外子，又恢復他一貫的勤快本性，拿著大塑膠袋弓著身子在撿拾落葉；書房裡，女兒敲打鍵盤的聲音節奏感十足地跳躍著。人生實在奧妙，北部的家居生活，無論如何，終歸是匆驟急躁；車行一過火焰山，整個心情變得閒適溫柔。回到潭子老家，好像才真正回家，形渾俱足。心甘情願的為人婦、為人母、為人媳，熬湯做菜煮飯掃地抹桌，都帶著點兒怡然自得，感覺和在臺北時大不相同。

簾動影綽，風鈴悅耳，人生如此豐實。END

我就坐在院子裡發呆癡看，什麼都不驚，心頭篤定，歲月悠悠。

～臺中老家